

悼念父親李子誦

——憶父生前二、三事

李淮濟 李邕復 李寸金 李松興



■時任政協全國委員會主席周恩來和政協委員費彝民(左)，李子誦(中)親切交談。



■1982年6月15日，鄧小平會見香港《文匯報》社長李子誦。

五月十一日十四時三十四分醫生證實我們敬愛的父親停止了呼吸，雖說近五個月來他多次入院，飽受病魔折磨，為此早有心理準備，但仍祈望昨天剛度過一百零一歲生日的父親有奇蹟出現，再次挺過來，這噩耗無疑像晴天霹靂般令我們悲痛萬分。

以筆為戈 抗日救亡

父親走後我們依然魂牽夢繫，晝夜夜半醒來，萬籟俱寂，彷彿又見到父親慈祥的臉容，耳邊響起親切的答問：李邕復，你是南寧收復時出生的。回憶往事，久久不能平靜。父親少年時期就投身新聞事業，在抗日戰爭時期以筆為戈，堅決反對內戰，支持抗日救亡運動，曾兩次入獄。自我們有記憶起，就見父親為國為民為新聞事業四處奔波。「九一八」事變當年，他因支持學生抗日運動被捕。出獄後創辦《民生報》，任總編輯。廣州淪陷後輾轉至香港、湛江、桂林、韶關、老隆等地，出任《大光報》粵南版編輯主任，韶關《建國日報》編輯主任，我家四兄弟妹是在上述各地出生，父親給我們起的名字就為紀念抗戰時的幾次大事件。當時我們尚年幼，轉移路上走不動，不是被背就是放在挑擔內，擔子的另一端則是在父親看來比金銀珠寶更珍貴的書刊和資料，一安頓下來，父親就着手籌劃辦報和撰文。有一次在鄉間祠堂借宿，遇上日本兵闖進來，大人都捏一把汗，幸而是來強搶鄉民豬隻的，我們避過了一劫。

抗戰勝利後，我們回到了廣州，父親任《建國日報》總編輯，四七年五月三十一日，廣州三千多大中學生舉行反內戰、反迫害、要民主自由的示威遊行，途經長堤時遭國民黨收買的打手毆傷三四十人，父親十分氣憤，撰文譴責當時的官員和員警為「賊官賊警」，六月初被逮捕入獄，此時淮濟與邕復同患傷寒病重入院，母親訴說父親獄中躺在濕冷地上，她不忍只好獨力扛了塊板送去，情況略有改善。此後，父親得到各方營救出獄，前往香港，為避免當局迫害，我們兄妹等都更改名字，並從所住的西關搬到東山舅父家。

協創民革 為國建言

直至四九年底廣州解放了，我們又見到父親。從母親話裡得知，父親離穗後在香港同李淮濟、蔡廷鍇、何香凝等國民黨元老創立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，任候補中央委員，並曾創辦《星期報》及在《華商報》任編輯，四九年中赴東北解放區參觀，九月以《華商報》特派記者和民革成員身份到北京，成為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候補代表，參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。這時父親先任職軍管會後任《聯合報》總編輯，五一年來港，先後任香港《文匯報》總編輯、社長、董事長。他又是第三、四、五屆全國政協委員會委員，第六、七屆全國政協委員會常務委員；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第六、七屆中央常務委員，第八屆中央監察委員會常務委員；暨南大學第一至五屆董事會董事、第六屆董事會永遠名譽董事；中國新聞社理事等。

自學成才 淡薄名利

父親自學成才，為人正直，生活簡樸，淡薄名利，卻熱心聯絡、團結和組織各界人士認識祖國，支援家鄉建設。但凡有利國家和民族的事，敢於直言，除傳媒常提到的事外，又如在七屆政協大會上發言直指「多幣多弊」等等。父親喜好閱讀書刊、報紙和剪報搜集資料，這是他一個多甲子以來每天必做的事，而關心國家和人民的福祉，只要身體力行，亦從未間斷。他熱愛祖國山河，對地理情有獨鍾，五十年代初在廣州曾教授過中國地理，八九十歲後，過年過節與子孫團聚，常會出些地理問題考考各人，他頭腦清晰、記憶好，有時亦令地理學科班出身的邕復為之汗顏。

父親和母親非常恩愛，患難與共。母親學歷比父親高，但她甘於相夫教子，默默背後支持父親，母親去世時，父親徹夜不眠，寫文章悼念。他最喜歡母親在世時每晚親手為其準備的宵夜「三更雞」，雖然很簡單，但他百食不厭。如今父親辭世，我們遙祝兩老相隔三十一年後再相逢，並永遠在一起。

(李邕復執筆)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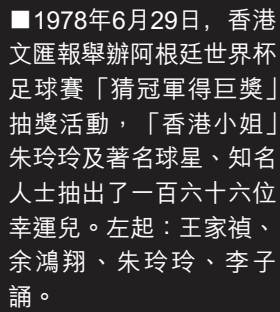
■(中國國民黨民主促進會)李子誦(左後一)、秦元邦、林一元、司馬文森、譚冬菁、陳此生、蔣光鼐、蔡廷鍇、李民欣。



■1966年10月27日，港澳各界赴京國慶觀禮團返港。圖為當時的香港文匯報總編輯李子誦。



■1978年9月5日，香港文匯報舉行創刊三十周年慶祝酒會。匯豐銀行董事長沈弼(左一)、地產商會會長霍英東(中)與本報社長李子誦(右一)。



所有圖片皆為資料照片

辦報所需不能慳！

懷念李老社追求卓越的敬業精神

張雲楓

李老社以一百零一歲的高齡與世長辭了！前年報社為他舉辦百歲生辰慶典的情景還歷歷在目，想不到今年他卻離開了我們。他走了，但這位老人家重視報社基業建設、追求卓越的精神卻深刻地留在大家心中，潛移默化地影響着報社的後來者。

香港文匯報今天擁有基本完備的現代化辦報設備，包括寬敞的辦公樓、宏大的印刷廠房、電腦排印系統……等等。這些基礎設施的逐一建成，是報社歷屆領導及全人共同奮鬥、長期努力的成果，但李老倡導的上述精神及其示範亦至關重要，追源溯流，居功非小。李老有一句名言：「報社什麼都可以慳，唯獨辦報所需不能慳！」這句話說得很平實，卻集中表達了他重視提高報社生產力、追求先進的理念。他是這樣說的，在實踐中也是這樣做的。

在香港，辦報並不容易，辦一份非媚俗的報紙更不容易。香港文匯報從1948年創辦以至其後幾十年間，都是在艱苦的條件下經營的。在那些年代，雖然上下員工的薪金都很低微，(1959年底，我由澳門日報轉到文匯報當記者時，月薪220元。)大家都捉襟見肘，連看醫生也可免則免。但即使這樣，報社總經理仍不時要為每月發薪、為度過年關而傷透腦筋。想不到的是，報社在這樣經濟拮据的歲月裡，仍然作出了幾項令行家矚目的大動作。

一項動作是開創港報派記者外洋採訪的先河。派老記到外國採訪，現在很平常，但當年卻極罕見，因為來回機票、酒店、電訊等等開支都是令人咋舌的數字，老闆捨不得花這個錢。1978年阿根廷辦世界杯時，港報沒有別家，唯獨是文匯一家派記者前往採訪。年輕記者老志文榮幸地接受了這項委派，而且不負所托地、發回了許多精彩的獨家報道，獲得讀者和體壇人士的普遍稱讚，得出「體壇盛事，必有文匯」的評語。這項外洋採訪第一家的勇舉，如果沒有李老的支持和拍板，哪能成事？

另一項令行家矚目的，是將傳統的黑白印刷改為彩色印刷。七十年代，本港報社幾乎全是沿襲傳統的黑白印刷，不大敢於改為彩印。原因是這項改動投資極大，要換版房和機器房等等，相當於重新建一間印刷廠。為此，一些想改的報社躊躇不前，一些保守的更知難而退，還為自己解套說：「報紙無需搞得花花綠綠！」報界彩印仍未成風，沒有形成社會壓力，加上我們報社的經濟狀況仍非發達，本可因循下去，不搞彩印的，但正是在這樣的環境下，更突顯了李老的超前眼光，他主張改，而且要快點改。在取得社委會的一致同意後，大家千方百計籌資金，找尋廠房。1977年，我們報紙改為彩印，成為繼天日報之後香港第二家彩印的報紙。因為擴充廠房的需要，連帶報社也從原來僅得五層樓高的波斯富街舊址，遷往十一層高的灣仔道新址，整體面積增加了，面貌也改變了。

李老一生追求一流，追求現代化的志向，不僅表現在上述的大動作上，也表現在許多具體和細緻的情節中。記得1984年，有家美國公司來信兜搭生意，說他們發明了一套先進的排字技術，可以大大提高我們的排印效率。李老聞訊後，十分雀躍，為此，他要我隨他一道赴美作實地考察，並順帶研究在美籌辦海外版的事宜。記得那次經過十幾個小時的航程抵達三藩市後，我已經疲憊不堪，但李老聞說植字公司有專車來接時，了無倦容，迫不及待地催我快點起行，欣然之情溢於言表。李老大我廿歲，是不折不扣的長輩，按理，他應該比我更疲勞，也應該由我去催請他，而不是倒過來。這件反常的往事雖已隔廿多年，但至今還令我記憶猶新。這也從一個側面說明，李老始終懷着一種年輕人的心態，忘我地追求新技術、新境界，即使疲勞也不知道疲勞。

一直成為愛國新聞工作者。
李子誦老師在廣州工作時，結交了不少新聞界朋友，其中包括前晶報社長陳霞子，已故成報社長何文法，紅線日報社長、又是電影導演任護花等，其中他與陳霞子社長的交情最深。

晶報開辦，李子誦老師覺得陳霞子是最適當人選。在當年，陳霞子只是當編輯，後來兼任社長，這也說明李子誦「識才善用」。晶報已經結束廿年，但陳霞子的社論，至今仍然為人樂道與歡迎。陳霞子的名字其實原是筆名轉過來的。當年，陳霞子社長用「蝦子」作筆名，李子誦老師覺得這個筆名不大好聽，於是建議他改為霞子，此後，他的正名變成了陳霞子。

每想起李子誦老師，就聯想到每月月尾的星期六茶敘，這是李子誦老師的新知舊雨集會，估計這活動已逾十多年。現在，年逾百歲高齡的李子誦捨大家而去，令大家非常感嘆與痛惜！

過去，新聞界朋友去世，訃告在結尾時多用「新聞界又弱一員」，現在李子誦老師辭世，應該是：「新聞界重大損失」！

2012年5月17日



■賀老社長李子誦百歲壽宴，本報同仁與嘉賓齊唱「祝你生日快樂」。

香港文匯報記者潘達文攝

百歲老人 一生愛國

莫光

今天，年逾耄耋之長者可不少；能夠活上一個世紀則較罕有。最近，一位年逾一個世紀的資深前輩駕鶴騎鯨西去。他是《文匯報》前社長李子誦老師。只是他與百歲長者有所不同。在他一百零一歲的人生中，經歷了滿清皇朝、中華民國、中華人民共和國。

李老師在新聞界結緣大半個世紀，相信也是破紀錄的。他主要是在香港《文匯報》工作，這也是他夢想中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屬下的新聞單位。

敬業樂業 愛國繫獄

晚輩接觸李老師半個世紀以上，總覺得他平易近人，全無架子，數十年來，和他相處是「亦師亦友」，這「亦師亦友」，並非如學校的老師，「友」是他對人隨和，視同行如朋友。晚輩等不少所以視他為

老師，因為他在新聞行業中知廣識博，詩詞歌賦甚為精通；對廣東俚語、俗語出處，解釋更是知之甚詳。

李子誦有人稱呼為「社長」，這是習慣使然，也有人稱呼為老師，因為經常要請教他在文學上、歷史上的種種。他的敬業樂業精神，很值得同業效法。

辛亥革命之後，在國民黨統治的年代，他有一番熱誠，希望新聞界能發揮作用：愛國、救國……可能文章不為國民黨接受，聽過有文字獄，後來共產黨出現，一比均符合他的心意。

識才善用 選賢無數

新中國成立，正好實現他的夢想。在數十年的新聞工作中，縱然有過風風雨雨，但新中國的構想正符合他的要求，更使他一直追求的目標得到實現，因此他